

# 出使天竺留下影响千年的石刻

千年之后,这块勒石记功的石刻,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是西藏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汉藏文石刻,不仅见证了祖国内地与雪域高原自古以来交流交往交融的史实,也记录了中印之间长达千年的友好交流历史。

但这件国宝自发现之日起,就留给人们一个长久的疑问——它的名称,到底是“大唐天竺使之铭”,还是“大唐天竺使出铭”?

王玄策,河南洛阳人。作为大唐使者,他曾三次率领朝内良家子弟出使天竺,并把在天竺的所遇所感都记录下来。

在他第二次出使天竺时,中天竺大臣阿罗那顺篡权夺位,派了几千名士兵袭击使团,王玄策被俘为人质。这位自带光环的大唐使者,机智脱身后,随即到吐蕃、泥婆罗借兵,反攻阿罗那顺,并大获全胜,成就了“一人灭一国”的传奇。

唐显庆年间,王玄策第三次出使,路过今天的吉隆,突遇洪水阻路。见此地风景壮美,他有感而发,留下了这一影响千年的石刻。

石刻长1米,高90厘米,现存24列约220字。

当地人把它叫作“阿瓦甲英”,意为“父亲汉字”,以表尊崇之意。

铭题一共7个字,位于正文上方,是自右向左的一行阳文篆书。

铭文正文,则是竖刻的阴文楷书。

如今,石刻经过1000多年的风雨侵蚀,损毁严重。

尤其是这个石刻的铭题,有人叫“大唐天竺使出铭”,有人叫“大唐天竺使之铭”,一直没有定论。连2022年9月出版的全面系统展现西藏历史研究成果的权威著作——《西藏通史》,对此也是难下定论,只能以“《大唐天竺使出(之?)铭》”来表述。

“出”还是“之”,这个字究竟应该是什么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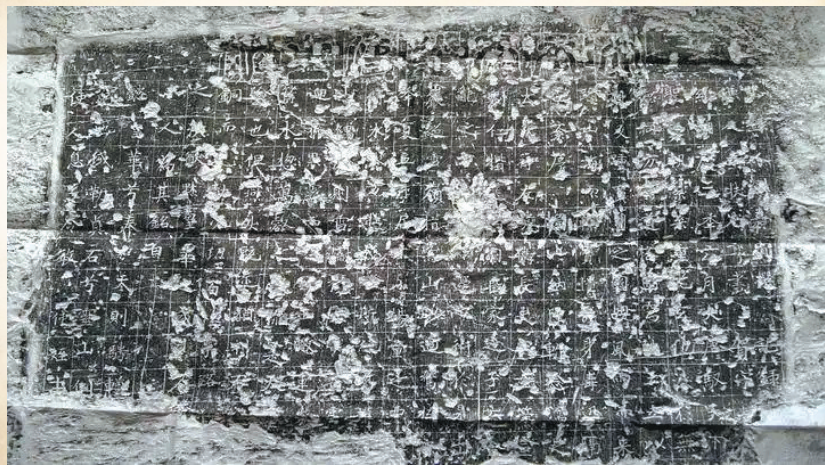
## 这件国宝上的字是『之』还是『出』?

1000多年前的  
大唐,有个猛人叫  
王玄策。

他从大唐的  
长安出发,前往当  
时的天竺,一路翻  
山越岭,历尽千辛  
万苦。

在到达西藏  
边境小城吉隆时,  
王玄策一行已是  
风尘仆仆,眼前秀  
美的景色一洗他  
们的疲惫。

望着远处巍  
峨的雪山和近前  
郁郁葱葱的树林,  
王玄策感慨万千,  
将心中的豪情永  
久地留在了一块  
崖壁上。



“大唐天竺使之铭”摩崖石刻拓片。

2

### 铭题篆体字是『之』字



“大唐天竺使之铭”摩崖石刻原址旁悬挂的王玄策画像。

记者实地观摩了这块石刻,经咨询有关书法学家和古文专家,并多处对比之后,终于有了答案!

应该是“大唐天竺使之铭”!

理由如下——

乍一看,这个字很像楷书的“出”字。

但铭题整体用的是篆书,所以这个字是“出”还是“之”,关键就是看这两个字的篆书分别是怎么写的。

小篆“出”的写法延续了甲骨文与金文的笔画逻辑,字形以“止”和“凵”为基础进行构建。甲骨文和金文中“出”的下部是一条上弯的曲线,表示这是一个门口或土坑口;上部是一只脚,表示走出。演变至小篆时,“出”字底部写法仍是一条弯曲的曲线,用来象征空间。

《说文》中许慎对小篆“之”的解释是:“象艸過中,枝茎益大,有所之。一者,地也。”在许慎的描述中,小篆“之”字可以拆解为上部的

“中”和底部的“一”形横笔。

铭题中争议之字虽有残损但程度不深,字的整体边界清晰,可以明显看出“中”下是粗壮有力的“一”形横笔,这与《说文》中对小篆“之”描述的字形结构相符。

因此,从书法结构分析,这个篆体字是“之”而不是“出”!

此外,从字义分析,“大唐天竺使出铭”语义不通,而“大唐天竺使之铭”语义清晰、语法通顺,符合古代汉语行文习惯。

必须明确,这场关于“之”与“出”的讨论,不仅是两个汉字的确定,更是对历史细节的深入挖掘。

“大唐天竺使之铭”的发现,对于研究唐代与西藏地方乃至天竺等国之间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交通等具有重要的考古意义。

它见证了祖国内地与雪域高原自古以来交往交流的历史事实,也是中印长久友好交流的历史注脚!

很难想象,在那个没有飞机、汽车的年代,王玄策带领他的使团,穿越崇山峻岭、荒漠戈壁,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和友谊发展。

如今,大唐和天竺的友好交流仍在延续,中国和印度、尼泊尔的民间交往、商贸往来持续不断。

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

如今再看“大唐天竺使之铭”,传承的是精神,不变的是友谊!

文图均据新华社



吉隆镇鸟瞰。